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 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

刘昱君¹, 陆林², 冉茂盛^{3*}

1.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南京 210023

2.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 100191

3.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中国香港

摘要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回顾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梳理了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状况的干预研究成果。证据显示, 以往学者围绕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积累了大量理论及实证工作, 但仍留有 不少空白。未来研究应尽可能统一对留守儿童的定义、纳入标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开展追踪研究、开发与中国农村文化及实际相匹配的干预方案等, 并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 心理干预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大规模乡—城迁移, 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受瞩目的现象之一。据《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9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9077 亿人, 比上一年增长 0.8%^[1]。有学者利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估算, 认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为 6102.55 万^[2]。近年来, 乡—城人口流动呈现家庭化趋势, 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更倾向将子女带在身边^[3]。但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显示, 截至 2018 年 9 月, 全国仍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 万余人^[4]。

心理健康的儿童青少年能拥有并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社会功能^[5]。但对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来说, 家庭经济条件、与父母的长期分离状态及祖辈的照料方式等因素, 并不利于其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一项在全国 12 个省(区、市)的 27 个县(区)开展的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服务需求评估调查发现, 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 心理行为健康问题是当前留守儿童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 并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凸显^[6]。

儿童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直接影响

收稿日期: 2020-08-21; 修回日期: 2020-10-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SHC001)

作者简介: 刘昱君,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电子信箱: yujunliu@nju.edu.cn; 冉茂盛(通信作者),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 社会发展与精神健康、文化精神医学、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心理社会干预, 电子信箱: msran@hku.hk

引用格式: 刘昱君, 陆林, 冉茂盛.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 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J]. 科技导报, 2021, 39(18): 50-56;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1.18.007

其生活质量,还对其成年期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本文将围绕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地回顾现有的相关研究,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总结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风险及保护因素,梳理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1 中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现状

中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早在2005年左右就引起了教育学界的关注^[7-8]。近十几年来,对该问题的探索已逐渐拓展到心理学、精神医学、公共卫生及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数目众多,研究视角多样。有学者绘制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结果表明,中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的实践研究的表现及综述等4个方面^[9]。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呈现出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特征。就心理健康的一般状况而言,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正常,与非留守儿童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10-12];但也有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或城市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13-16]。就某些特定情绪或精神症状而言,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2.1%~51.4%,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13.2%~57.6%^[17]。一项meta分析显示,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合并值约为29%^[18];另一项meta分析则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检出率(36.1%)高于非留守儿童(20.2%)^[19]。

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现有研究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现有研究中评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工具各不相同。常见工具包括:(1)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综合性测量工具^[20-22];(2)儿童青少年抑郁量表(CDI)、儿童青少年焦虑量表

(RCMAS)及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等针对特定情绪或症状的量表^[23-25];(3)技能水平活动量表(SLA)及卡罗莱纳儿童量表—教师问卷(CCC)等评判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及攻击性行为的量表等^[26]。尽管这些量表在中国人群中的信度与效度已经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但其内容各有侧重,计分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很难进行横向比较。

第二,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等方法抽取学校样本。这种抽样方式易于实施、成本较低,但样本大多来自某一特定地区,特别是诸如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人口流出大省的农村地区^[11,27-28]。此外,大多数现有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少数几所学校的几百个样本多不具有代表性,在推论总体的情况时需要十分慎重。

第三,现有研究多不是对照性研究。部分研究将农村非留守儿童、农村曾留守儿童或流动/随迁儿童等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参照群体,比较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20,24,29]。但也有大量研究并未设置参照群体,也未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测量工具本身的分界值固然可用于评判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但纳入参照群体有助于更深入地剖析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多元因素。

第四,绝大多数现有研究为横截面研究,随访追踪研究极少。横截面的研究设计不利于研究者进行因果推断,且现有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如 T 检验、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方程(如多元线性回归)等基础分析手段。近两年出现了几项采用追踪设计或前沿统计模型的研究,如范兴华等对279名农村儿童进行了2.5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前后测中单、双留守儿童报告的抑郁水平均较高^[30];吴培材基于2015—2016年5个国家级贫困县137所农村小学的2期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与差分模型,发现父母外出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31];柳建坤等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样本选择偏差,证实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32],但该研究并未采用标准化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

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以往学者对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也做出了大量探索。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采用的理论框架各有不同,但影响因素仍可被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

1) 留守儿童自身的人口学特征。现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可能与其年龄和性别相关,但不同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一项针对使用MHT量表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较之留守男童,留守女童的心理水平更差;较之高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小学和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的心理水平更差^[16]。一项meta分析报告,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检出率,男性(25.1%)与女性(24.2%)的差异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但7~13岁儿童的检出率(27.3%)显著高于14~18岁儿童(19.7%)^[18];另一项meta分析则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中,留守女孩的效应量高于留守男孩,也就是说,留守女孩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33]。

2) 家庭及照料者因素。多种家庭因素被证实与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有关。具体来说,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焦虑情绪^[34];自己照顾自己的留守儿童心理水平更差^[6];家庭社会资本是留守/流动经历与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中介因素^[35];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有即时与延时的负向预测效应^[30];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指标(如内化心理问题、外化心理问题、内化积极心理健康、外化积极心理健康等)起到显著预测作用^[29];留守状况通过祖父母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消极情绪,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如不安倾向)^[36];父母参与形式(如行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参与)可有效解释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2];父母外出务工的“分离效应”会显著降低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而“收入效应”会显著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抵消“分离效应”的负面影响^[31]。

3) 留守儿童自身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往的研究者尤其是心理学领域的学者,运用中介效应分析、调节效应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工

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控制感、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神经质人格、希望、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网络成瘾、安全感、自尊、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对留守儿童的抑郁和焦虑程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4,28,37-42]。

4) 社区因素。现有研究发现,友谊质量、师生关系质量、欺凌受害经历及社区邻里关系等因素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水平有显著的影响^[12,23,43-44]。但总的来说,从社区层面探索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3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的干预研究

现有研究从多个视角探索了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风险或保护性因素,但相关的干预研究为数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干预研究的周期较长,需投入大量的物力及人力成本,且对研究设计及方法的要求十分之高。但本研究发现,相关干预研究在近些年逐渐起步,方兴未艾。以下列举部分相关研究结果。

张孝义评估了安徽省黄山市“留守儿童之家”社会干预项目的一系列措施,认为该项目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有着极其显著的推动作用^[45]。白勤等选择重庆市2所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作为实验对象,从“4+1”层面对留守儿童实施培养干预,结果发现,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前后测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46]。王燕蓉等对湖北省利川市的207名五年级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为期3个月的家庭干预,发现干预前、后的留守儿童MHT各因子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7]。张云芳在河南省许昌市某学校的留守儿童中进行了历时2个半月的同伴关系团体辅导干预,发现干预后留守儿童的心理水平(由MHT测量)显著提高^[48]。黄迎在湖南省宁乡县某小学的六年级农村留守儿童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课外体育锻炼趣味项目干预实验,发现干预后实验组儿童MHT的3个指标的得分较之干预前都有所降低^[49]。赵云云针对江西省弋阳某中学的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快乐书屋活动干预实验,发现实

验组儿童干预后 MHT 4 个方面的得分有所降低,且干预前后存在显著性差异^[50]。曹原结合小组社会工作与个案社会工作,帮助黑龙江省某小学的留守儿童调整心理状态,发现干预后留守儿童的 MHT 各项系数均有明显下降^[51]。董南希分析了 2015 年四川省和河北省 5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135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基线调查数据和随机干预后的 2017 年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播放睡前故事和配送图书的干预方式能够改善农村寄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且对留守儿童的效果更明显^[52]。Lu 等在留守儿童中间开展了为期 8 周的正念训练(mindfulness training),发现相较于对照组的儿童,干预组儿童的社交焦虑和自杀观念都显著下降^[53]。

尽管上述干预的目标都在于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干预发生的场所横跨社区、学校及家庭,干预的内容涵盖体育锻炼、阅读、同伴关系、正念等多个领域。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干预研究仍存在不少缺陷,如样本量较小,一些研究的干预对象仅包括十几个留守儿童;干预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内容笼统、庞杂;分析时仅纳入留守儿童的前后测数据,缺乏与农村非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等对照群体的比较;统计分析方法不够严谨,很多研究没有解决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及内生性问题,没有控制足够的混杂因子,难以辨析到底是哪部分干预内容起了作用。但现有干预研究仍然拓展了该领域的知识,让我们看到了促成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发生积极改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4 建议

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儿童青少年、包括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纵观现有文献,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已围绕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积累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工作,拓宽和加深了对这一重要议题的理解,但仍有很多疑问及空白留待以后的研究去解答、去填补。根据既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力争更科学地评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发展更有效的干预方法,切实维护和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一,在实证研究中尽可能地统一对“留守儿童”的定义。现有研究之所以存在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留守儿童的界定并不一致。本研究作者认为,无论是留守儿童的年龄上限(14 岁或者 18 岁),还是父母外出务工的情况(父母都不在身边还是只有一方不在身边),还是照料者的情况(自己照顾自己、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料还是由其他亲友照料),都应尽可能地达成统一并形成一较为普适的概念,以便于不同研究之间进行横向的比较。

第二,在评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时,应综合应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既纳入一般性的、适用于社区情境的筛查量表,也采用针对抑郁或焦虑等特定情绪或症状的量表,必要时还应包含专业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和工具。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极容易被忽视或被误诊,这种现象在精神卫生资源匮乏(如缺乏精神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员)、精神卫生意识淡薄的农村地区尤为普遍,而标准化的诊断(如 ICD-10 等)和测量工具的运用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价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第三,现有研究多基于横截面数据描述留守儿童在某一时刻的心理健康水平,或分析其相关因素,但无法揭示留守儿童的真实生活条件与其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否发生变化?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变化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横截面的研究方法无法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因此,设计合理的、长期的随访追踪调查研究很有必要。

第四,现有研究多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因变量,分析其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还应充分考虑到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或影响,将其作为自变量进行观察和分析。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影响其学业表现、亲子关系及暴力行为等方面,这些重要命题都有待实证数据的检验。但心理健康与这些因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类似的内生性问题需要高质量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数据,以及更加严谨的统计分析方法去克服。

第五,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

素,未来需引入更加综合及宏观的理论框架作为实证研究的支撑。现有相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如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及人际关系理论等^[30,32,54],落脚点各有侧重,且多聚焦于个人或家庭特质等微观层面,对中观(如组织或社区层面)及宏观(如城市或地区层面)因素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而在实证研究中,遗漏关键变量很可能导致估计的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全面地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及宏观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入手,更细致深入地挖掘隐含其中的影响机制。

第六,未来的研究应更加积极地探索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策略,尤其应注意发展与中国文化及农村情境相适配的干预方案。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居,各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亦各有不同。因此在发展干预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习俗,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及力量,先在小范围内开展科学合理的试点干预,评估其成效并总结经验,进而向条件相似的地区进行推广。

第七,除了向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干预,未来的研究也可考虑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学校的教师及社区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干预或培训。一方面,留守儿童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或师生关系等因素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帮助相关人士了解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知识,提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及早地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尽早进行干预和治疗,最终营造一个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最后,现有研究分散在心理学、精神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学科各自为营,交流相对较少。未来的研究应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吸纳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境遇及心理健康。而有关提升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项目,考虑到中国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相对缺乏、农村精神卫生资源尤其匮乏的现实困境,可考虑通过培训等方式向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或初级卫生专业人员赋能,将他们

转化为干预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开发一套较少依赖精神卫生资源、着重利用社区资源、便于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推广的干预模式,是未来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5 结论

围绕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往学者已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做了大量探索,但仍有进一步深入关注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在系统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是儿童自身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各方力量的积极回应与介入,而科学的研究和可靠的证据恰恰是有效干预的前提和基础。今后,应继续保持对这一议题的关注,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利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和干预手段,维护和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国家统计局.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0-04-30) [2020-06-3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
- [2] 段成荣, 吕利丹, 郭静, 等.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3: 37-49.
- [3]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R]. 北京: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6.
- [4] 民政部. 图表: 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EB/OL]. (2018-09-01) [2020-06-30]. <http://www.mca.gov.cn/article/gk/tjtb/201809/20180900010882.shtml>.
- [5] 世界卫生组织. 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政策和计划[R].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 [6] 国家卫健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R]. 北京: 国家卫健委, 2018.
- [7] 李宝峰. 农村“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干预[J]. 教育探索, 2005, 5: 82-83.
- [8] 周宗奎, 孙晓军, 刘亚, 等.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71-79.
- [9] 邵丹, 林婉清, 杨惠, 等. 2005—2017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3(6): 142-147.

- [10] 岳慧兰, 傅小悌, 张斌, 等.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06, 10(1): 4-6.
- [11] 张建育, 贺小华.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人格特征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08, 24(8): 932-933.
- [12] 满小欧, 曹海军. 农村社区 10~15 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保护性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11): 1537-1540.
- [13] 林细华, 沈敏, 王琳, 等.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 Meta 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10, 39(2): 228-231.
- [14] 赵苗苗, 李慧, 李军, 等.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1): 60-63.
- [15] Hu H, Lu S, Huang, C.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of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4, 46: 1-10.
- [16] Zhao F, Yu G. Parental migration and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Mental Health Test[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6, 25(12): 3462-3472.
- [17] Cheng J, Sun Y 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5, 41(4): 515-523.
- [18] 徐志坚, 慈志敏, 姜岩涛, 等. 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的检出率——2000—2015 年发表论文的 meta 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12): 923-928.
- [19] 李梦龙, 任玉嘉, 蒋芬.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状况的 meta 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9, 33(11): 839-844.
- [20] 黄艳苹, 李玲. 不同留守类型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10): 669-671.
- [21] 胡昆, 丁海燕, 孟红.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 18(8): 994-996.
- [22] 王玮, 肇恒伟, 郭颖, 等.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4(6): 994-996.
- [23] 王晓丽, 胡心怡, 申继亮. 农村留守儿童友谊质量与孤独感、抑郁的关系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2): 252-254.
- [24] 华销嫫, 李玮玮, 张羽, 等.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公正世界信念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8, 32(2): 142-147.
- [25] 熊猛, 刘若瑾. 相对剥夺感与留守儿童抑郁的关系: 控制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 148-157, 171-172.
- [26] 郭申阳, 孙晓冬, 彭瑾, 等. 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健康——来自陕西省泾阳县一个随机大样本调查的发现[J]. 人口研究, 2019, 43(6): 33-48.
- [27] 廖传景, 韩黎, 杨惠琴, 等.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贫困与否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2): 21-27.
- [28] 王东方, 杨新华, 王思思, 等.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精神病性体验的关系: 同伴依恋的调节效应[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5): 919-922.
- [29] 王鑫强, 霍俊好, 张大均, 等. 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虐待经历比较及其关系研究——基于两维四象心理健康结构的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特殊教育, 2018, (1): 58-64.
- [30] 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等. 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追踪研究[J]. 心理学报, 2018, 50(9): 1029-1040.
- [31] 吴培材.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J]. 南方经济, 2020(1): 95-111.
- [32] 柳建坤, 何晓斌, 贺光焯, 等.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3): 39-48.
- [33] 赵彤. 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元分析及其教育对策[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2017.
- [34] 胡义秋, 方晓义, 刘双金, 等.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3): 346-352.
- [35] Wu Q, Lu D, Kang M.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parental migra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 132: 270-277.
- [36] 曲苒, 倪晓莉, 赵新年, 等. 留守状况对隔代教养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祖父母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2): 338-344.
- [37] 金灿灿, 屈智勇, 王晓华. 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网络成瘾现状及其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J]. 中国特殊教育, 2010(7): 59-64.
- [38] 朱焱, 胡瑾, 余应筠, 等.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11): 1657-1659.
- [39] 廖传景, 吴继霞, 张进辅.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 安全感的视角[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3): 88-97.
- [40] 赵文力, 谭新春. 神经质人格对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希望的中介效应[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6): 104-108.
- [41] Tang W, Wang G, Hu T, et 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problems among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4: 133-141.

- [42] Fan X, Lu M. Testing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well-being in mainland China: The mediation role of resilience[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0, 109: 104695.
- [43] Guo J, Ren X, Wang X, et al. Depression among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an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J]. *PloS One*, 2015, 10(12): e0145606.
- [44] Zhang H, Chi P, Long H,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Roles of self-compassion and hope[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9, 96: 104072.
- [45] 张孝义. 社会干预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留守儿童之家”社会干预实验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1): 46-51.
- [46] 白勤, 林泽炎, 谭凯鸣.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实验研究: 基于现场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前后变化的数量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2): 62-72.
- [47] 王燕蓉, 刘桃, 吴华盛, 等. 家庭干预对利川市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因子的影响[J]. *中国妇幼保健*, 2014(29): 4797-4799.
- [48] 张云芳. 同伴关系团体辅导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15.
- [49] 黄迎. 课外体育锻炼趣味项目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干预研究——以跳绳、滚轴溜冰为例[D]. 武汉: 武汉体育学院, 2016.
- [50] 赵云云. 快乐书屋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学体育与教育学院, 2018.
- [51] 曹原.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W小学留守儿童为例[D].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8.
- [52] 董南希. 睡前故事干预与农村寄宿儿童心理健康——一个随机受控试验的研究框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2019.
- [53] Lu R, Zhou Y, Wu Q, et al.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suicide ideat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9, 45(3): 371-379.
- [54] 郭意欣. 留守儿童累积生态风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应对方式和感戴的作用[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8.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LIU Yujun¹, LU Lin², RAN Maosheng^{3*}

1.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HC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3.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Initiative, among which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general statu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ental health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 intervention studies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this population. Evidences show that, despite of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 focusing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further studies are still needed to set up a consistent concep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e standard measuring tools of mental health, to carry out the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develop the cultural-specific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Key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



(责任编辑 徐丽娇)